

老了，有闲了，就想看书了，随之，许多不曾认识的身影从字里行间、从被模糊的年代缓缓走来，听见人们唤他们——“先生”。凝望这些先生，我拿起画笔。

近几年，为先生写像已有百余幅。因与他们幽明相隔，依据仅为模糊的旧照。画材或一杆毛笔、一根铅笔或一支圆珠笔；画法或线条勾勒，或素描造型，间糅进速写的即兴感。写像，先要求得外形近似，更重要

的是，想从他们面容的每一种表情、每一个眼神，甚至嘴角的一翘一落，揣摩和探寻他们内心的秘密与命运的痕迹。

每画一幅，都有动心处。这些先生也有寻常人的喜乐哀怒、人情百味；不同的是，他们每一位都能“临财毋苟得，临难毋苟免”乃至忧道不忧贫，身处困厄之境却从容适意，故尔人格、德行得到完善，在思想、哲学、

历史、文学、艺术、科学等领域的建树，成为启民智、开新知，曾经和仍在影响中国社会的人。在我画过的先生里，有严复、蔡元培、梅贻琦、蒋梦麟、陈独秀、黄炎培、潘光旦、傅斯年、刘文典、叶企孙、晏阳初、陈梦家、梅光迪、梁漱溟等等，等等。虽无缘那些先生和那个年代，但回顾一幅幅先生画像，好比错过晚霞，还能仰望星空。

为先生写像：错过晚霞，还能仰望星空

罗雪村 文/绘



胡适先生



张伯苓先生



卢作孚先生



张寒晖先生

胡适(1891~1962)，安徽绩溪人。

胡适先生，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，曾任北京大学校长。他与一位大人物的合影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

照片是1958年4月10日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举行“第三次院士会议”开幕式等活动后的留念照。照片上，他与大人物并肩而坐，大人物正襟危坐，他则翘起二郎腿，谈笑自若。乍看一怔：怎么敢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他说：“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。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。”

张伯苓(1876~1951)，天津人。

齐邦媛教授在自传《巨流河》里回忆抗战初期她随流亡学生来到重庆后，她爸爸送她去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。她记得张伯苓校长也住在校内宿舍，“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，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、摸一摸头，问衣服够不够，吃得饱不饱。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，在他想，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，必须好好照顾。”就在这所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里，她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，心智发展，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”。

张伯苓一生恪守“宁以身殉，不为利诱，终身从事教育，不为官”的承诺，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堂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。他对学生演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希望中国人不要自怨自艾，也不要怨天尤人，指望他人。强国从我做起，但愿从今往后人人都能说，中国不亡，有我！”

卢作孚(1893~1952)，重庆合川人。

1938年10月，他带领民生公司仅用40天时间在长江上抢运3万余人、数万吨器材安然抵川，挽救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，史称“宜昌大撤退”。毛泽东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他回顾一生，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，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，为此倡行“造公产，不造私产”，自奉甚薄，故难以接受自己被视为资产阶级。在当时，资产阶级已被归为异类。1952年2月8日，他给夫人留下几条遗嘱，第一条便是：“借用民生公司家具，送还民生公司。”其所指1948年从南京回重庆，搬家时他女儿误将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搬了回来，他知道后非常在意，并在家人

的信中写道：“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（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），尚未得回信，正准备再去信。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，以便归还或赔偿。”在国家危难之时，他的长子报名参加了远征军。他去世后，长子带着妻小从香港回来，尽管日后经历磨难，并未后悔，因为一是遵从父亲生前叮嘱，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；二是母亲尚在，他是长子，必须尽孝。

张寒晖(1902~1946)，河北定县人。

在一部纪录片里，一位蛰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唱起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……”唱到“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么时候，才能欢聚在一堂”已泣不成声。

写这首歌曲的人叫张寒晖，我曾听他的定县同乡王炎伯伯讲，东北沦陷后，有一天他跟张寒晖在街上走，见到几个难民，张寒晖就掏出钱来给他们……后来，他们一个在冀中坚持抗战，一个去了延安。我父亲回忆：“那会儿部队每到一个村子，都要招募新兵和动员民夫，大同志让我们几个小战士做鼓动宣传。我们当街一站，就向老乡们演讲：‘日本鬼子在东北杀了多少人！惨无人道……’‘好汉都来当兵抗日！要做中国人，别当亡国奴呀！’讲完就唱救亡歌曲。我就给老乡唱过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唱着唱着就哭了，老乡们也跟着哭，有的回家拿着土枪来当兵，有的牵出自家的牲口，就连老头老太太都拿着铁锹、锄头来挖战壕。”父亲说，《松花江上》这首歌当年在冀中大平原流传很广。

梁启超(1873~1929)，广东新会人。

一想到他，就浮现出那个矢志维新变法、参与公车上书、锐意改良社会的思想家、政治家的凛然形象，可敬而高远。当读到梁实秋先生描述他在百年前一次讲演的文字，得知他的讲演稿虽是事先整整齐齐写在了宣纸上，但在台上讲演时并不照本宣科，且异常投入，故常要拿毛巾擦脸上的汗，再喝上一口水，还要不时唤他坐在台下的儿子：“思成，黑板擦擦！”梁思成闻声立刻跳上台把黑板擦拭干净。

特别是当他讲演到《桃花扇》里“高皇帝，在九天，不管……”那一段时，“悲从中来，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”。读罢，顿觉他的另一面：真实、有趣又可亲——虽一生置身于官场与政坛，却不失

一个人的真性情。

马相伯(1840~1939)，江苏丹阳人。

马相伯，教育家，震旦大学、复旦大学创办人。他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：“我是一条狗，叫了一百年，也没有把中国叫醒！”

吴宓(1894~1978)，陕西泾阳县人。

吴宓，文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，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。他自许“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，虽九死而不悔；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、自由，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，从不人云亦云”。

徐旭生(1888~1976)，河南唐河县人。

徐旭生，哲学家、考古学家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、哲学系教授、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等。1927年，他担任由美国、瑞典、德国、丹麦四国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。那时火车只通到包头，其他路程就靠骆驼和两只脚，大部分时间行走在没有道路、人烟和地图上的空白区……考察6年，历尽艰辛，考察成果，惠泽今世。

徐悲鸿(1895~1953年)，江苏宜兴人。

徐悲鸿，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

1949年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，他是首任院长。他的学生回忆老院长的一件小事：建院之初，在学校召开的许多次教师大会上，他都会请一家四川餐馆专门送来“豆花”，给每位教师一人一碗，然后边吃边聊，所花费用都是他自掏腰包。于是，“大家感到的是一种宽松愉快的气氛，有些问题也就在轻松愉快中得到解决”。



梁启超先生



马相伯先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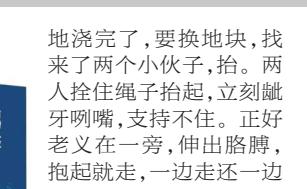
吴宓先生



徐旭生先生



徐悲鸿先生



徐旭生先生

纪实

三是推动科技攻关，对已纳入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版诊疗方案的中成药和方剂进行了临床疗效的同步观察，已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、连花清瘟胶囊、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、化湿败毒方、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“三药三方”。余艳红指出，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，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，占91.5%，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，占90.6%。临床疗效观察显示，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%以上。

追溯中国疾病史，伤寒、瘟疫、痢疾、霍乱、麻风等在东汉前便有记载，天花始于东晋，肺结核、梅毒见于隋唐，麻疹发于宋代，水痘、鼠疫、白喉、猩红热盛于明清。血吸

虫病、乙型脑炎、出血热等则流行于当代早期。1958年6月3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以《第一面红旗——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》为题，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。毛泽东读罢“浮想联翩，夜不能寐。微风拂煦，旭日临窗。遥望南天，欣然命笔”，挥毫写就《送瘟神》二首：

其一

绿水青山枉自多，华佗无奈小虫何！千村薜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。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。牛郎欲问瘟神事，一样悲欢逐逝波。

其二

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。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4

赵树义
著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74

毕星星
著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老义是我们方圆有名的大力士，说起来，有好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。

时兴大跃进那两年，村里浇地，除了锅驼机、柴油机，突然来了一种叫煤气机。动力是煤气，自带一个煤气储藏罐，靠燃烧煤气为动力带动水车。煤气机比锅驼机、柴油机小，可也是个铁疙瘩，下不了五百斤。一块

地浇完了，要换地块，找来了两个小伙子，抬。两人拴住绳子抬起，立刻龇牙咧嘴，支持不住。正好老义在一旁，伸出胳膊，抱起就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喊：还有没有？再有一个，绑住我担，一头一个，省得跑两回！

我村“四清”以后就通了电，再用动力，都是电动机。一开始，都是那种四点五千瓦的。安电动机时，叫来老义帮忙，墙上安好电闸开关，备好皮带轮，带电磨，带水车，都是呼啦啦飞转。有一回，老义在电工那里瞎玩，看电工要合闸，老义张开虎口，两手把住动力轮。电工发现电动机只是哼——哼——就是不转。回头一看，老义把住皮带轮在憨憨地笑。电工吓坏了，这家伙哪来这

么大劲！

高头村都知道，只要老义两手卡住，电动机就是烧了保险丝，也转不了。

老义憋劲大，村里人遇上卖力气的当口，断不了就起哄捉弄他。

高头村修河，工地上挖出一块石头。野地里的石头，像一个烟袋锅。一头粗大，一头细小。没法抬。泥水里，湿滑湿润的，一个人，又搬不动。有人就叫嚷，叫老义来！领工的只好叫了老义。老义抱起石头，泥水脏了一身。那个石头，抱起粗头，要颠倒，抱起细头，要滑掉，也就是他，旁人谁能搬得动。

众人都围着嚷嚷，给老义记功！领工的看着大家憋不住笑。

随笔